

香港「無人島」與唯一的人：一整夜，島該是吹得鬼哭狼嚎

有時風大水漲急，甚至連人帶船沉落水底；或海中心突然風雨，小艇就有了亡命感。



1978

46

/

香港有263個大大小小的島嶼。越遠的島嶼，越由人類以外的物種坐擁，也因而越似神的時光。還原島本有的「不作為」，與靜默。然而，到底只有喋喋不休、在島上蓋水泥屋的人類，才能流傳、傳誦島的故事。神卻不能。

例如周公島，有過這一個故事。幾近寓言。九七前，人人急住移民，就揸架（划一艘）遊艇，找個無人荒島，把家養的狗，都遺棄島上。他們以為那是放生，物歸原位，天生就能天養。島上本來尚有十多隻前人養的羊。因為沒有食物，狗先吃羊裹腹。

羊吃光了。後來，狗就吃掉狗。

直至全島的狗覆滅。

“ 眾人得掏出剪刀、簾刀，手起刀落，開出新路，才能進入島的腹中——空氣漂蕩著雜草樹樑間剖過的新淨而濃烈的汁液味，這是每次上島的儀式。

未必伊始…

九七那年，林志毅一人不時上島生活，想放點食物餵狗，但狗群從來不敢下山。整夜，他就聽著山頂傳來群狗的噬咬和叫囂聲。

「真的很殘忍，這是周公島最大的悲劇。」這是留下來的人的見證，因時間只會把一切覆蓋、活埋。各品種的寵物狗，名貴犬，大狗小狗都有，林志毅說。但島上只長草，狗不是龜，結果沒有一頭家犬活下來。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這也是神的時光。



「[香港島嶼喜靈洲以東、坪洲以南的周公島](#)」

位於香港島嶼喜靈洲以東、坪洲以南的周公島，面積只有坪洲一半。本應像眾多的無人島，由人類以外的物種所坐擁，卻因尚存一位島主而有了被講述的故事。他也是唯一的島民——八十二歲的老人林志毅。

他喜穿灰色格子短襯衣短褲，皮膚黝黑，個性很易忘我。他思維清晰，並且有一把很會說故事的嗓音。1978年始，他不時在周公島上長居或短住，至今已過了46載。

他一直留戀島，還返島，不放棄島；因而島的故事，無法靜默。

“暴風把一切倒衝上岸，一個白頭浪接一個頭浪，撲上來。哪條浪最奔騰、最洶湧，不畏懼自然之力？島應該一整夜吹得鬼哭神號。

第一章！食浪

高樓、城市和人聲漸退在後。當海風一下一下吹刮，船駛得越遠，林志毅的臉就笑了。

他臉的紋路也有著海風的記號，又深又長，而且彎。他每一次伸開手指，欲指向目的地，海上大島小島兩兩三三，無人知曉他究竟指向哪。

周公島是一個毫無記認、細小的島，什麼也沒有，遠望像隻俯伏的毛茸蜘蛛。唯沒有碼頭，船要靠向海灘泊岸，上島前必須濕腳。有時風大水漲急，船無法埋岸，甚至試過「反艇」，連人帶船沉落水底；或者海中心突然刮風或急雨，小艇就有了亡命感。

欲熟悉島，也必須熟悉無常的海與天氣，林志毅常是一人在茫茫大海中應對，也見怪不怪。灘上良久沒有一個腳印，只有漂流物捲上島——直至我們數人，涉水上島，從海中向陸地，踏出了新的腳印。

上山唯一一條通道，從前是傾斜的泥濘路，後來義工搬水泥上島，抹出新的平整的路。稍稍一兩星期，山路就長出新的枝葉藤蔓雜草，高過人身，擋著去路。眾人得掏出剪刀、簾刀，手起刀落，開出新路，才能進入島的腹中——空氣漂蕩著雜草樹樑間剖過的新淨而濃烈的汁液味，每個人的背都曬到通紅。這是每次上島的儀式。



／

林志毅不時住在這孤島山林中，離群索居，令他返老還童般，島就像個遊樂場。他每一講，總眉飛色舞，講到口乾也不願停。例如以前每次吹颱風，林志毅最喜歡留在島上觀浪，檢查島上的建築物穩不穩固，你以為最兇險，卻是他最趣味的時光。

上一任島主張凌霄牧師教他，颱風一來，海面漂來最多「免費物資」。颱風天，也是不勞而獲的日子。「我見過他在海邊的欄杆或者樹，綁一條繩栓著自己腰間，手執一條長勾，把颱風漂上島的東西，都撈上岸。」

特別是木方，「木方即木條，拿來建東西，很實淨（結實）。後來我也學張凌霄，有一次連續鈎了三十幾條新的木方，搬上海灘。每條買回來，至少幾十蚊成本。」

“ 究竟是什麼樹？待日光燦爛，照亮四周，他見到地下的樹葉，才知道是檸檬鞍，不知多少年前，由前人種下。

「颱風一起，心就想，我要去哪裡看一看，像個小朋友。」暴風把一切倒衝上岸，一個白頭浪接一個頭浪，撲上來。林志毅最喜歡張看哪條浪最奔騰、最洶湧，不畏懼自然之力嗎？島應該一整夜吹得鬼哭神號。

「這和性格有關。以前讀初中，一來颱風，就約同學去珠江食浪。當浪一來，人就撲上浪頂。」他沾沾自喜說，自己的兒子林天正，以前做救生員，也從未敢「食浪」。

他笑到眉彎，「本來我想寫一篇文章，叫《可愛的周公島》，把島最好的東西都寫出來，除了前人建設，還有很多東西值得看。」他記得第一次走上周公島較高的位置，一眼就看到一棵三人才抱得起的大樹。他站著，一直抬頭研究，究竟是什麼樹？待日光燦爛，照亮四周，他見到地下的樹葉，才知道是檸檬鞍，不知多少年前，由前人種下。



| /

在島上，他以人類的身份，與萬物長生、共存。例如他談起島上有一種兇猛的蛇，叫烏肉蛇，是眼鏡蛇的一種，會飛上樹，咬一口有劇毒。早年，他對蛇極之憎恨，怕牠咬到上島的親友，所以會捕蛇、殺蛇。

「一般人見到蛇，有一種威脅的心理。你一旦和牠們打交道，熟悉就不怕了，蛇是很善良的動物，你要清楚蛇也分很多類，有些你不惹牠，牠就不會咬你。」他也不只一次見到盤据在舊居瓦屋頂，或者水箱處的青竹蛇，打成蛇餅，一直賴死不走。

第二章┃填海

“「有時退潮了，你會看到海底的珊瑚用五隻腳走路。」

林志毅會摸一摸牠，呼吆叫牠走，說，否則就用竹仔趕了。在島的日子一久，他甚至感覺，蛇也有靈性，能感覺人的善或惡意。「牠很懂事，回頭望一望你，然後慢慢離開。」

2004年，周公島被發現瀕危原物種「鮑氏雙足蜥」，世界自然基金會建議，將此島劃為「自然保育區」，以保護當地生態。2015年，周公島被漁農自然護理署列為「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」，不適宜再作發展。林志毅說，他曾經兩次在白蟻窩裡發現過雙足蜥。「我啊，現在連白蟻也保育，在舊居發現多少窩白蟻，都是一窩窩捧出戶外，不像以前用藥殺光。」

「雙足蜥的活動能力很弱，要人類來保護才行。如果不這樣做，牠一定絕種。」

林志毅喜歡海。早年來島靜養，特別選了鄰近正灘的瓦頂廢屋作居所。每日天一亮，他就下水游一圈燈塔。「年輕時，我經常在這個海游水，撿到一些螺什麼的。那時，水很清，水底五顏六色的珊瑚，非常好看。有時退潮了，你會看到海底的珊瑚用五隻腳走路。哈哈，世界上哪幾個人，看過珊瑚走路？」



| /

後灘的沙，也叫他驚嘆。「書上教，漂亮的沙灘有個標準，拿了一堆沙，在陽光下一揚，看不到灰塵。沙是最亮，最乾淨。」他第一次上島，就見識到周公島的沙，沒有黏半點泥，閃閃發亮，而且沙灘弧度，是慢慢地傾斜向海心。假日他定必見到有幾艘遊艇泊岸，有外國人上島游泳、曬太陽。1932年有一段歷史，有個由澳洲移居香港的德國人，率眾人赤條條，在島上曬日光浴，但被坪洲居民反對，說怕觸怒天神影響漁獲，天體營只好結束。

「這幾十年看著海水的轉變，一直污濁，什麼都看不到，生物也越來越少。人工島那種填海阻擋水流，一動，都是過千頃。」

周公島不因為偏遠，躲過大興土木的波及，早在2004年，政府計劃在周公島鄰近的喜靈洲，興建一所可以容納7,220名囚犯的「超級監獄」，進行規模接近114公頃的填海工程。這個計劃，引起鄰近居民及環境保護組織的反對，計劃在同年10月12日擱置。至2018年，前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2018年施政報告，提出「明日大嶼」發展方案，項目計劃在交椅洲和喜靈洲附近分階段填海興建人工島，填海面積達1,700公頃。

最初填海計劃預計2025年進行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，填海計劃需要押後2至3年，並且分階段進行。填海工程勢必影響周公島。

「我喜歡水，這幾十年看著海水的轉變，一直污濁，什麼都看不到，生物也越來越少。假如你再把填海擴大，不是像新加坡那種由大陸邊緣，慢慢漸進地填海。人工島那種填海，阻擋著水流，一動，都是過千頃，變成海水的污染相當厲害。」他說，水底的生態破壞，必然影響到陸地。而人和大自然的關係，到底緊密相連。

此前，遊艇、渡海小輪或者旅遊船，經過周公島，無人不以為這是無人島。人類生活過的痕跡，想必已倒塌，還原為塵土。這裡人跡罕至，樹多山多，平地又少，連登陸的碼頭也沒有。在2018年「明日大嶼」方案推出後，島主林志毅第一次站在鏡頭前，開始接受傳媒訪問。

大眾才知道，原來島上一直有人。



| /

第三章：爛腸

「你再這樣下去，命都無。」

林志毅在島的記憶，總通向他的童年。

在島上，他從來不覺得寂寞。做運動，讀書，看報紙，每天種植三、四小時，總覺得時間不夠用。「前幾年，除了竹筍，大樹菠蘿，第三樣最喜歡種就是木瓜。樹上熟那些木瓜，好甜啊！」讓他想起小時，在孤兒院隔離的果園，見到的一個牌：「果王樹上熟」。

他1942年出生在山東。父親是商人，從越北運送木材到廣州賣，中途在韶關被股東出賣，因此一夜破產。「家裡空蕩蕩，什麼也沒有。父親病，我也病，弟弟年紀小。父親就把我們送到孤兒院。」他種植的喜好與知識，最先在孤兒院養成。「我種木瓜自有一套，孤兒院旁邊的果農教我，如何揀靚的種子，種時要剪去一條大根，樹就不會飄高，又矮又多瓜。」

「我曾經下鄉生活，在農村，我種的田最靚。農民經常來讚我種的東西最靚。加上我懂得爬山，捉魚捉蝦，每天有幾個蝦吃，生活已經叫做過得去。」1960年代，林志毅畢業於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，主修政治經濟及世界經濟。文化大革命時，知識青年變工農兵，上山下鄉。他被下放到清遠六年之久，彼時感到無法再待下去。

「在農村，我不是生活不到，但沒有前途。」他偷渡七次，就是為了離開中國大陸，因見證過歷史種種荒謬，及對人盲目的血洗。其後，他在1975年10月終於偷渡成功，落腳香港。



| /

「到香港第二天，就有一班人推我去酒樓，十幾個人都是搞文化，有的在《星島日報》做編輯，有的在無線電視寫劇本，也有的搞文藝、文學。由於文人認第一，沒有人認第二，他們很想辦雜誌，但是一直團結不起來，矛盾很大，所以他們找我幫手組織。」

這班人大部分從中國偷渡來香港的文化人。每人出五百元，最先在鰂魚涌得利樓，租間三房小單位，辦《黃河》。後來其他人因用電機衝擊新華社，林志毅說《黃河》一夜爆紅，當年被標誌為「紅衛兵雜誌」。他剛到埗不久，最先做雲吞麵檔，其後又在酒樓做了四個月，中段才加入《黃河》。

那年間，因全身心投入辦雜誌、寫作，林志毅身體開始出了毛病。「每晚只睡兩、三個鐘。吃東西又不定時，身邊沒有家人，一個人隨便在外面吃，咬一塊麵包又一餐。腸子就爛掉，自己不知道，只知道當時肚子痛，去伊利沙伯醫院看病一直看不到。」他記得有次剛採訪法國學者，自己腹痛到翻來滾去。那位受訪學者即時打999，送他去伊利沙伯醫院。

「一照，腸子都發黑了，馬上要開刀，不開刀沒得救。」開刀時肚子通通發臭，小腸割去六吋之長。「一個人的小腸18吋左右，割去三分一，即中間吸收能力最好的一段，至少無了一半。」林志毅笑說因為腸子壞死，割掉了，自己永遠不會有肚臍。



| /

醫生警告他，不可能忘我地工作，最好休養身體。幫他找來醫務社工，申請公共援助金，維持生計。林志毅為了專心養病，離開《黃河》，入新亞書院讀碩士。「當時我讀中國經濟史，指導老師就是全漢昇。我讀了一年，差兩個學分就滿學分，但那個時候我剛籌了十四萬，不想浪費這個機會，組織另一些人，辦另一本雜誌。」於是他決定放棄學位，創辦《北斗》。訪問時，他有想像自己另一個人生：「如果我當時先拿了碩士學位，之後就不會那麼窮？」

《北斗》在1977年6月1日創刊。北斗一字，來自紅衛兵運動中一句流行歌詞：「抬頭望見北斗星」。內容包括中國大陸政治、文革回憶和文藝作品等，由林志毅主編，也撰寫評論。手術後，他一直出入醫院，腸經常出血，因再度辦雜誌，沒日沒夜地審稿、印刷、出版，身體又開始轉差。「你再這樣下去，命都無。」醫生再一次告誡他。《北斗》出版九期後，於一九七八年一月停刊，林志毅決定找個遙遠的外島，全心靜養。

其後，他經同為新亞研究所畢業的陳慶豪介紹，上了周公島隱居。「當年我為他的書《李一哲大字報》，幫忙做校對。他提議我上周公島，我回他說，我上過去，土地和屋都瓜分了、霸佔了。然後他說，以前認識有個監工叫張凌霄，可以安排我上島休養。」

根據林志毅的說法，50-60年代，有一位外籍人士鮑健士與太太，曾在島上搞建設與生產，招攬難民開墾種植，開展「十年日光島計畫」。鮑健士曾向聯合國，申請一筆難民基金，政府另外請來六位社會知名人士及太平紳士，組成董事會，負責監督這筆基金。陳慶豪是董事會其中一人。

70年代，島上只剩下數人而已。張凌霄招待由陳慶豪介紹上島生活的林志毅，島上再加添一人。



| /

第四章！種瓜

「事後尚有十棵、八棵樹秧被木板檔住，我不忿氣，再種過。豈料過幾天，再來一場八號風球，什麼也沒有留下。」

1978年，是林志毅搬上島生活的年份。當時島上除了張凌霄，也有他的契仔、姓李姓朱姓潘幾家人，及一對陳姓養豬叔侄。一上島，林志毅遠離上方島民聚集的一排屋，那裡從前是「日光島福音戒毒所」，選擇搬到下方接近海灘的廢屋——住入四十年之久的「林宅」，因2018年山竹肆虐、被雷暴劈毀了屋的柱子。至今林志毅一家人仍持續清理，像螞蟻搬家，逐小點逐小點，搬移碎石塌方，重建需時。

對林志毅而言，周公島就是一個療養島。與他差不多時間上來的另一島民，姓朱的男子，林志毅說，初見他時，像個傻佬，眼珠也不會轉，也不知道受了什麼刺激，精神狀態異常。「住了幾個月，突然龍飛鳳舞。」狀態竟然好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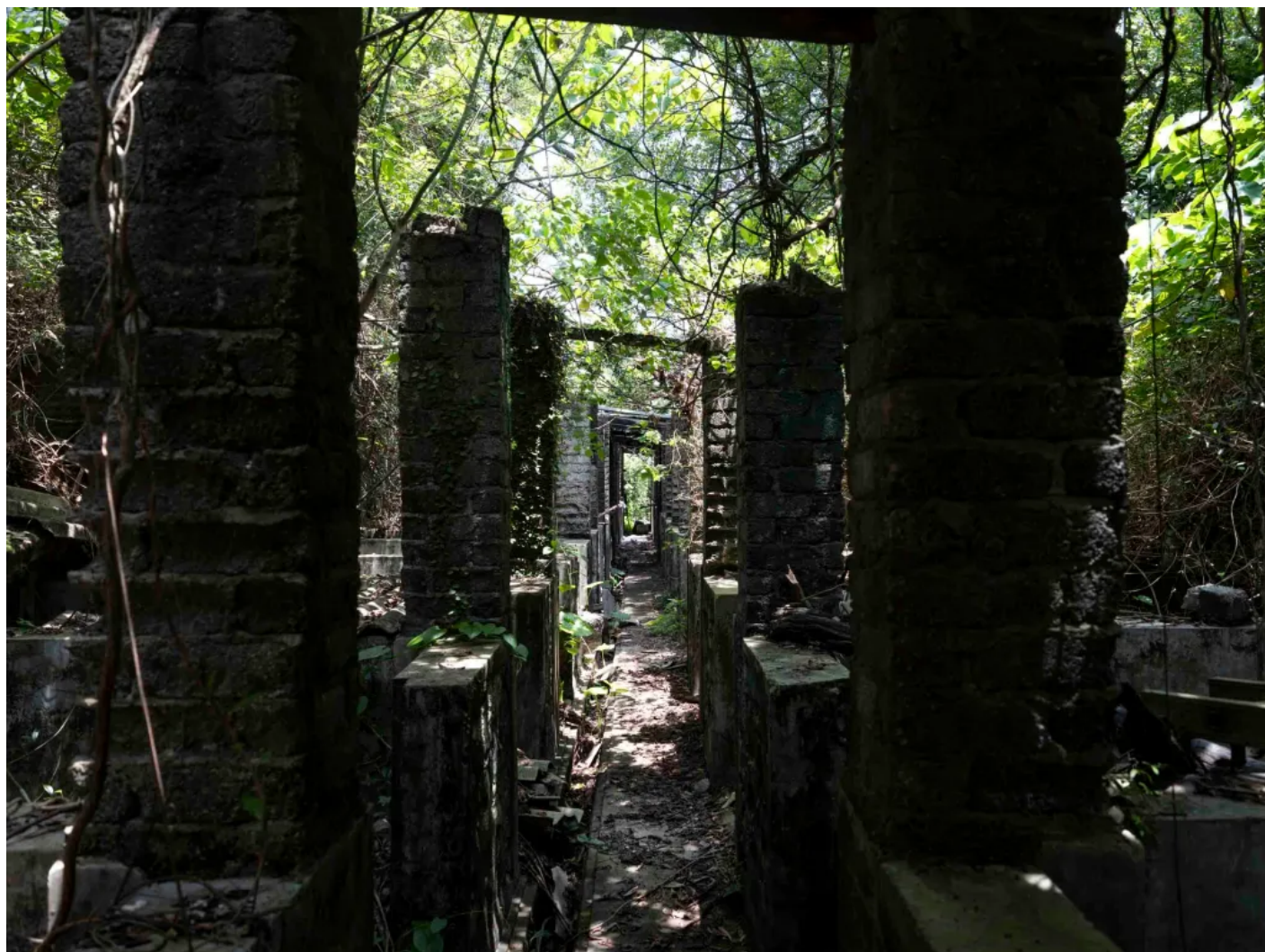
還有一位名叫浣溪沙的作家，曾在島上養病三年，其後康復出島。林志毅曾與他涼亭聊天，「他的文章專寫風花雪月，蟲類鳥獸，文筆很知性。他六、七十年代很有名，他因為和太太離婚，患精神分裂症，入了青山。因為他認識張凌霄，就被帶來周公島療養。」住了兩年多，精神漸復康，重新可執筆寫文。

「空氣，水，菜，這三樣東西幫到我，再加上第四就是運動。」林志毅也是被島治療的一人，上島生活一年有多，每早游水，後期改為每日做甩手功2000下。「帶兩、三樣東西上島，雞蛋，罐頭豆豉鯪魚和茄汁豆，用來補充蛋白質。大部分都靠吃菜。」他在島上種了新鮮蔬菜，加上野菜，如南非葉、鬼針草等，即摘即食，抗氧化高；他也喝井水，身體恢復得很快。「兩三個月，腸再沒有出血了，也不需要入醫院。」他體力恢復，可在島上編輯梁冬的小說《反修樓》，花了半年時間完成。當時這本小說，被視為海外傷痕文學的先聲。

當時與林志毅上島生活，也有他的舊情人翁文嫻，她現為台灣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，當年也是《北斗》編輯。「當時雜誌辦不下去，錢全部用光，我又病了，沒有辦法再繼續。」搬了上島，沒有收入。他們曾想過，不如在島上大量種植木瓜，嘗試自給自足。

兩人計劃種木瓜，豈料遇上颶風荷貝，是1971年颱風露絲襲港後，帶來最大破壞的颶風，把木瓜田的所有泥土都沖走，幾十棵樹秧無影無蹤。「事後尚有十棵、八棵樹秧被木板檔住，我不忿氣，再

種過。豈料過幾天，再來一場八號風球，什麼也沒有留下。」



林志毅想靠島謀生，但失敗，並不是孤例。陳姓養豬兩叔姪來到周公島，第一年想種菜，開了六十幾畝，結果「搵唔到食」（賺不到錢）。第二年改為養雞，買來500隻小雞，結果島主張凌霄不同意島上養雞，偷偷把雞仔放入麻布袋，淋滾水，殺雞。「他們告發張凌霄，判了他坐監三個月，後來他們覺得張凌霄始終是島主，不告他，也不要他賠錢，一個月後放出來。」

🗣️ 原來是島上另一珍貴物種白腹海雕叨走雞仔。白腹海雕原居於大嶼山，因受迪士尼公園興建工程影響，遷進周公島。

兩叔姪有再買來一批雞種，養到拳頭大，但每日總不見一點。原來是島上另一珍貴物種白腹海雕叨走雞仔醫肚。白腹海雕原居於大嶼山，因為受迪士尼公園興建工程影響，遷進周公島。「麻鷹你怎能防到？於是他們又不養雞了。」

他們最後決定養豬，因島上有鮑健士年代大規模建設的豬欄。林志毅笑說：「這應該是全香港最靚、最奢侈的豬欄，全用大麻石砌成，五十年代，以每塊兩美金的人工，搬上島而建成。」但在島上養豬，也注定失敗。兩叔姪種了幾十畝番薯藤用來餵豬，另外也要買飼料谷肥，當時美國飼料升價，養到最後一年，發現辛苦養百幾頭豬，每個月只賺七百元。「那個年代，跟車可以賺千幾蚊，他們決定放棄。」

林志毅在島上生活一年後，翁文嫻因拿到一筆獎學金，到了巴黎留學，拿到博士學位。他悻悻然說：「我曾經和她去過敦煌，她寫的論文就是研究敦煌的詩。」後來聽說情人被同在法國讀書的台灣人追求、結婚，與林志毅失聯了。「我繼續長住在島上，有些朋友，特別老一輩，知道我在島上種菜，都說，成世住係島，咁咗你自己（一輩子住在島上，浪費了你人生）。」他想想也是，特別在島上的生活需要很多額外開支，如買船、發電機及食物等，然而賣菜怎可能維生？

林志毅因為身體的關係，一世人做過最長的工作是辦報、寫評論，前後做了五、六年。第二份最長的工作，就是地產，他只做了兩年。後來《中報》成立，老總胡菊人叫林志毅幫他開個資料室，也幫手編務，他就離開了周公島。「在報館做了一年多。當身體一轉差，就回島休養，康復了就出去市區，再找新的工作。」這樣持續了幾十年。



| /

第五章！遺言

連宗教式的發願，也無法在島上落實。唯一的直升機坪長滿草，警察不再巡察這裡，也無碼頭可停靠。一直像個無人島。

他回想自己來香港，一心只為了離開中國大陸。而其他逃港青年，他的朋友，早已經發達，都移民到外國。「他們一來香港，就立志搵錢。」個個也如願。「我來香港，最差就是並沒有立志做什麼。人不立志就盲目，一直被人家推著做些什麼。」

林志毅自己，沒有成就、事業，也沒有賺大錢的野心，順流著各種人事與際遇。反而因為身體常出毛病，與周公島一直相應與連繫。這裡有他需要的一切，他可能成就的，也在這裡。即使島一直無法成就人謀生的慾望，彷彿島不需要這種人為的豐饒般。

前島主張凌霄曾任大角咀宣道會崇道堂負責人，來自山東，60年代，他協助一位外籍牧師，重新發展周公島，服務接受福音戒毒的人士。他在2003年離世。

| / |

林志毅驚訝張凌霄像個鐵人，隨手提起兩袋水泥就上山。「每次上島，你猜他什麼吃？他會去北方館子買了很大的饅頭，20多個，他會買菜給戒毒人士，他自己從不吃菜，只是不停吃饅頭。他年紀一大，骨骼缺鈣，身體就開始不好。有一次從被白蟻蛀蝕的屋頂，掉下來，跌斷大腿。當時島上沒有人，他爬到海灘，忍受一夜淋雨，第二天船家泊岸，才把他送去明愛醫院。要截骨，自此身體開始變差。」林志毅說，張凌霄牧師非常珍視這個島，把所有時間都花在這個島，希望建立教會的分會「日光島分會」。

記得他臨終，把島交到林志毅手上時，叮囑他，一定要記住他的兩句話。

「他一直保護這個島，經營這個島，最終目的是想交給教會，用這個地方建一座聖殿。」林志毅說，張凌霄帶過教會阿頭上島看過，但到了土地註冊署一看，土地擁有權屬於政府，一蓋就億億聲，怎夠買貿然就建聖殿？

他自己為了圓張凌霄的心願，後來也帶過六個地區的主教上島，但因為周公島面積太大，他們沒有辦法投資那麼多錢，最後不了了之。

「教會不用這座島，很可惜。」不只謀生，連宗教式的發願，似乎也無法在島上落實。彷彿島本身也想退倒為真正的靜默與不作為。

在周公島上，唯一的直升機坪長滿草，再無直升機降落，警察不再巡察此島。島上也沒有碼頭可停靠。一直像個無人島。

「因為張凌霄對我說的第二個遺言，他說認識我這麼多年，個性不像他，意思是不夠他兇。見我死死實實地做事，將來始終守不到這個島。」但他留了兩個字給林志毅。「低調。可能保得住就保住，可以守得幾耐就幾耐（守得多久就多久）」

第六章！亡村

「這個島真正住過很多人、有很多屋。但山泥傾瀉，整個村落都沒有了，連磚頭、瓦片也找不到。」

周公島，從前叫「無名島」。自民國成立即1910年後，有一位來自南丫島周家村，年約40歲單身漢，為了避世上島生活，人人叫他周公，無名島才開始冠名，有「周公島」之稱。

林志毅說，70年代他初來周公島，從養豬戶陳姓姪仔聽來，這段歷史來自一位九十多歲來自坪州的老人口述。據說周公一人在島上種菜捕魚為生，並每月一至兩次搖櫓到梅窩、坪州賣菜及採購日用品。

歷史是這樣相映成趣，由第一人，到最後一人。林志毅說，但島上最風光時，曾有八百人在島上生活。這八百人中，二百多人來自附近的坪洲、梅窩的島民，其餘都是來自調景嶺的難民。

林志毅沒有辦法想像，這個小島曾經有這麼多人住，直至他親眼看過離島地政署人員展示的一幅六十年代航拍地圖。「我才知道，這個島真正住過很多人、有很多屋。但山泥傾瀉，整個村落都沒有了，連磚頭、瓦片也找不到。」

1953年6月5日，鮑健士（Gus Borgeest）帶著太太及五歲養女，與兩個由惠州逃難來港的農民，移居到這個無人島：周公島。當時他身上帶著4000港元積蓄，以每年148元向香港政府租下它。

鮑健士在島上推行長達十年的「日光島計劃」，本是基督徒的他，把「周公島」命名為「日光島」（Sunshine Island），代表了他的願景，「日光」有處身黑暗的生命帶來陽光的意思。因當時國共內戰，有大批難民湧港。1951年是內地搞鎮反運動的一年，估計三年間，湧港難民高達六十七萬人，當中三萬人找不到工作，要靠香港政府和慈善團體的接濟。

計劃正正希望幫助調景嶺的難民，不再需要依賴接濟。他計畫收容五十家有志上島開發的難民，訓練期大約六個月，讓他們在日光島上學習耕種、飼養牲口，然後就到新界僻遠的地方耕種，自力更生。

難民開始在日光島開墾梯田、種植果樹、開水井、挖魚塘及養豬養兔，生活漸見起色。1956年，第一批在日光島完成訓練的農民，約三十多人，在西貢嶂上落戶。每戶由理民府撥地兩畝，由「日光島計劃」給每戶一頭牛，及農具，每人每月津貼是40港元，十歲以下的兒童就有25港元，為期十八個月。當年，港督葛量洪也到西貢嶂上，探望過農戶。

也因為計劃的成功，1961年，鮑健士曾獲得菲律賓「麥格塞塞獎（Ramon Magsaysay Award）社區領袖獎」。工商晚報寫過，日光島計劃由天主教福利會、世界教會服務會及香港政府農林處等協助，成為「香港最成功的難民自助計劃」。

60年代的「日光島計劃」，本來希望發展至第三階段，不只幫助難民、低收入家庭，也幫助其他願意上島尋找工作機會的香港人。但到了1963年，香港遇上天旱、水荒，全年降雨量驟減超過一半，政府甚至需要制水。林志毅說：「天旱，水塘都沒有了水，當時甚至連養的羊、種的菜都不夠水。人陸續遷出來了，你在島上沒有水，你怎麼搞？」

也因為香港工業迅速發展，新界很多農地被山寨式工廠佔據，破壞自然環境，令可以耕作的農田減少，農民寧願做工廠工人，加速農業沒落。資助少了，人也越少，1964年，日光島計劃過了原定的十年，但無以為繼，宣佈終止。林志毅曾耳聞，有島民認為鮑健士是逃兵，「計劃開個頭就跑掉，不見了人。」而另一個講法是「慈善騙棍」，把資助、基金都袋落自己袋，然後就走了。

長春社的網站有寫道：1970年，鮑健士成為長春社創會會員，長春社是香港最早成立的環保團體。在1974年，他成為長春社的全職職員，負責管理辦公室和籌款工作。兩年後離職，開旅行社，再移民加拿大。

鮑健士離開後，有一位外籍宣教士把日光島改造成「日光島福音戒毒中心」。特別在七十年代，香港吸毒問題變得嚴重，日光島正好用作治療與隔離。不少教友上島服務戒毒人士，張凌霄牧師是其中一人。

第七章：收妥

陸續挖出來了更多舊物……他一一收妥、保存好。「如果你將周公島的歷史抹殺，這個島就等於沒有了。」

1961年，島上豬的數量比人還多，成為島上最大的資產，由商會資助，擴建新的豬欄，也是如今島上最壯觀的遺址，全由方正的大麻石砌成。島上第一間石屋在1955年建設，是鮑健士一家的住宅，此前島上所有居所都只是帳篷和草屋，石屋如今一直完好。另外，由基督教公誼會安排「國際學生工作營」，有三十多個參加者，來自菲律賓、台灣、印尼、日本、印度、美國及英國，他們為難民建造這個長24尺、闊12尺的禮堂，後來改為「日光島福音戒毒中心」。

還有1963年英軍在周公島山頂開挖的巨大水塘，林志毅形容是偉大、厲害的工程。水塘已鋪滿枯葉、浮木，成為了死水廢墟。如今就在一大片竹林後方，竹身比小腿還粗，倒卧橫叉，閒人免進。

有一個寫上「日光島福音戒毒中心」的木牌，埋在泥底多年，後來被林志毅無意中，挖了出來，即使尚存一部分而已，他仍小心地收妥好。他以前開田，不是沒有挖過珍貴的遺骸：一個非常大、呈四葉狀的炸彈尾，關於一段日軍駐島的歷史。

林志毅說：「但以前我沒有保育歷史的想法，隨手就丟了。」但如今，他看待這個島的目光，也全然不用了。今年，上島的義工山友們在泥土中，陸續挖出來了更多舊物，包括以前難民用的農耕工具，如泥耙、鋤頭、煮食器皿，還有藥瓶、火水爐和數百款餐具。他一一收妥、保存好。

| /

這一班山友，來自本地行山團體「香港山友石頭谷」，谷主李志成很早與林志毅相識。他們不時上島做義工，幫忙建路，清理瓦礫碎石、開山劈林。李志成知道林志毅希望在島上成立「周公島展覽館」，讓大眾知道周公島過去的歷史。為了圓林志毅的願望，李志成每個月號召山友上島做義工，開展覽館，設計導賞路線。展覽也計劃在今年十一、十二月開幕。

林志毅說，這些前人建築、物件，正是代表周公島漸被失忘的歷史故事，也彷彿只有他一人在乎、一人記住。林志毅是基督徒，也只有他見過，島上唯一的涼亭柱子，上有用毛筆字寫的「聖方濟亭」四字，早就沒有了蹤影，像不曾存在過般。

「如果你將周公島的歷史抹殺，這個島就等於沒有了。」

從前，林志毅在慈雲山東陽村生活，家門前有兩棵白蘭樹，每朝都來個阿婆，問他要白蘭花，後來阿婆忍不住對他說：「成日見你面色青青黃黃，身體唔好，一個人住係度（這裡），死咗都無人知！」叮囑他，不如去找個女人結婚，有個伴可互相照顧。

他經人介紹，認識了現任妻子林太，組織家庭，他們生了三個兒子。其中兩個兒子在慈雲山東陽村出世，一個改名為「天健」，林志毅說，取自「於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另一個兒子叫「天正」，取自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間正道是滄桑。」天健喜歡音樂，天正喜歡運動，他們六、七歲就被帶上周公島玩，那裡也是兩個兒子的樂園。

| /

後來慈雲山木屋要清拆，他們把大樹菠蘿的樹種都移到周公島上來。而島上種遍的麻竹筍，都來自林太的家鄉廣東英德。林太說：「我們鄉下以前沒有什麼可吃，就吃竹筍、番薯芋頭那些雜糧。幾兄妹小時一生牙，就吃竹筍，食到大。」她自小到大也在農村長大，喜歡周公島的大自然環境。

沒有尾聲

☞ 每次打風後，山路要重開，枯木石塊要處理；當雜草長得高過人時，又要除草開路。

張凌霄牧師去世，島的管理與日常修葺就落在林志毅的肩膀上。他說，近海的林宅被摧毀，單靠一人之力，根本沒有可能重建。每次打風後，山路要重開，枯木石塊要處理；當雜草長得高過人時，又要除草開路。「在島上，真的很多事忙。」近年，他不時面對政府部門，特別是離島地政署人員各類行政命令，要求他搬離現時暫住的排屋。

| /

林太眼見丈夫林志毅年紀漸大，不時一人上島住，心裡總是擔心和記掛。她一直禁止林志毅，踏進屋柱已被摧毀的舊居林宅，免他發生意外。「成日怕他在島上跌倒，或者怕他不舒服，有時打電話他沒有接聽，擔心他會出事。」有一次，林志毅掉進一個洞裡，爬不上來，幸好褲袋裡有電話，找到家人求救。「好幾次打電話找不到他，不是沒有電，就是不接電話。也試過報警，叫水警上島找他，幸好都平安。」

兒子林天正說，家人也勸過他，年紀大就不要一個人上島了。「但是老人家都是不理你，他有他的堅持，我們盡量配合他，盡量幫手送物資給他，或者有空多點上來。」

“「島上每一樣物種，都有其靈性，你要了解，就會和世界相處得更好，不再會以征服者的姿態對待萬物。」

這麼多年來，周公島不全然是一人之島。家人是林志毅的後盾，李志成及山友義工們也是林志毅的後盾。眾人守護著林志毅，而林志毅守護著島，只有他見證、聽聞過島的一切起伏變幻，熟知島療癒的特性，即是自然之道。

人在其中，慾望一一落空，只能學習謙卑與臣服。這是剩餘那一人的覺悟。「以前的教育，叫你改造大自然，像三峽水壩連水道都改了，對大自然的破壞很大。所以在島上，我不輕易搞些什麼大型建設，我們也沒有能力去搞，這是我人生觀的一個巨大轉變。島上每一樣物種，都有其靈性，人應該和大自然和諧地相處。你要了解，就會和世界相處得更好，不再會以征服者的姿態對待萬物。」